

南海文明与南海地缘政治意识

文 | 龙卓婷

“南海文明”这一概念是曹锡仁先生在2018年提出的。他将“在南海陆海地理空间由诸多亚洲族群的互动方式和生存方式所构成的文明”称作“南海文明”。南海,亦称“南中国海”,包括东北至台湾,西南至新加坡海峡,南至印尼的巴东岛和勿里洞岛的广大海域。南海素有“亚洲地中海”“21世纪的海洋”“全球海陆咽喉”等称号,不仅是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结合部,也是连通中国与非洲、欧亚大陆、中国与大洋洲三个区域的海上战略通道。曹锡仁先生研究发现,在中国南海及周边国家的“民族交往、文化互动以及国家关系史”中,可能已经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文明形态”。(曹锡仁,《〈地中海战史〉序》)这一被称为“亚洲地中海”的南海文明,在其政治成长、和谐价值、文明理念等方面都迥异于地中海文明形态。可以说,曹先生开始尝试以世界史的政治地理观看待南海文明及其文明形态,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曹先生尚未完成有关南海文明的系统论述。

地理环境、气候、种族、文化等因素制约并塑造着文明形态,甚至决定这一文明的命运,这一地缘政治认知在西方学界已成为普遍共识。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

德·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带”之冲突的理论框架;费尔格里夫受麦金德影响,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一书中考察了海权国家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冲突。如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所说,麦金德和费尔格里夫都强烈地代表了盎格鲁—撒克逊本位立场。二战初期,美国“遏制(战略)之父”斯皮克曼在麦金德“海上强国与心脏地带”历史冲突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海上强国与边缘地带”的历史冲突论,制定了海权大国必须包围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战略,借以塑造新的地缘政治秩序。斯皮克曼还修改了麦金德的名言,即控制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才能统治欧亚和控制世界的命运。所谓“边缘地带”,西起波罗的海,穿过东欧、中东、印度直达中国华南地区和日本海的广大海岸地带,当然也包括南中国海。在此之中,斯皮克曼将中国视为美国海上崛起的“最大威胁”。

斯皮克曼之所以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归根结底在于他的地缘政治意识。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他认为,“在地缘政治分析的框架内,美国在地理上受到包围”“只要美国面对的是一个联合起来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它

就会发现自身无法摆脱被一个更胜一筹的力量所包围”。凭靠海上优势对欧亚大陆实现“反包围”,并维持19世纪以来海上强国对欧亚大陆的包围态势,这是斯皮克曼地缘政治意识与地缘政治战略的主要内容。不仅斯皮克曼如此,豪斯霍弗同样忧虑占据欧洲中心位置的德意志受到众多海洋边缘强国的拖曳与包围。出于一种天赋的地缘政治意识,毛泽东同志在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的对话中,提出了中国处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中间地带”这一地缘政治学概念,这是他对二战结束后世界局势以及中国地缘政治位势的初步构想。毛泽东同志以天生的直觉意识到,中国同样处于被美国 and 苏联包围的局势之下,国共内战可能诱使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而中国可能变成两大强国博弈的战场。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积贫积弱的中国组织起来,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

无论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费尔格里夫“统治欧亚大陆的观点”,还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乃至毛泽东同志的“中间地带”概念,都揭示了中国的地缘政治位势与南海作为历史与地理的枢纽位置,只不过,前三者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位立场。事实